

外国音乐欣赏丛书

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 1810—1856

舒曼

■ 诗的音乐，音乐的诗



- 钢琴套曲《狂欢节》
- 钢琴套曲《童年情景》
- 钢琴套曲《克莱斯勒偶记》
- 《a小调钢琴协奏曲》
- 声乐套曲《诗人之恋》
- 声乐套曲《妇人之恋》

方之文 /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外国音乐欣赏丛书

舒曼

■ 诗的音乐，音乐的诗

方之文 /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舒曼：诗的音乐，音乐的诗 / 方之文著.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10

(外国音乐欣赏丛书)

ISBN 7-103-01790-5

I. 舒… II. 方… III. ①舒曼, R. A. (1810~1856)-生平事迹②舒曼, R. A. (1810~1856)-音乐欣赏 N. J605. 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6966 号

责任编辑：姜 群

责任校对：张慧生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翠微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特 32 开 88 面文字及乐谱 2.75 印张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40 册 定价：5.90 元



舒曼



目 录

一、舒曼的生平	1
二、舒曼的主要作品介绍	20
钢琴套曲《狂欢节》(Op. 9)	20
钢琴套曲《童年情景》(Op. 15)	35
钢琴套曲《克莱斯勒偶记》(Op. 16)	43
《a 小调钢琴协奏曲》(Op. 54)	48
声乐套曲《诗人之恋》(Op. 48)	55
声乐套曲《妇人之恋》(Op. 42)	63
其他艺术歌曲的创作	69

一、舒曼的生平

一个凉爽的夏夜，在德国的偏僻小城市茨维考，书商腓德烈·舒曼的家中灯火通明、琴音不绝，这里正进行着惯例的周末音乐晚会。

现在正轮到主人 10 岁的小儿子罗伯特演奏。一曲奏罢，小罗伯特又弹一首贝多芬的变奏曲，他依然是那么认真。乐曲进入第二变奏时，孩子调皮地回头看看爸爸。根据以往的经验，大伙儿知道，这孩子准备开玩笑……

果然，音乐经过一个奇妙的转换，小罗伯特用贝多芬的主题奏出了一段风马牛不相及的音乐。就像画家有抓

住人物形象特征的本领一样，罗伯特有用音乐捕捉人物性格特征的能力，能在钢琴上即兴地“画”出晚会参加者的音乐肖像来。这一次，他又在“画”谁呢？“这不是在‘画’调皮鬼弗兰茨吗？”大家会心地笑了。一会儿，音乐又转为一段行板，速度不快，但节奏鲜明，显得沉着稳重……“这又在‘画’谁呢？”大伙儿四处张望，寻找着合适的对象。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在腓德烈·舒曼身上停住了，“哈！原来他在‘画’爸爸！”大伙儿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腓德烈也捋着胡子呵呵直乐，罗伯特更是得意地高叫：“猜对了！猜对了！”

这个弹琴的孩子就是以后闻名全欧的音乐家罗伯特·舒曼。

舒曼出生于1810年6月8日。他自幼显露的才艺不止在音乐方面，由于他父亲酷爱文学，罗伯特从小深受影响，很小就能写诗和小戏剧，上中学以后，又能独自翻译和研究古典名著。父亲很希望罗伯特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但看到小儿

子在音乐上的非凡才华，他又踌躇不定了。以至他的父亲在 1826 年去世时，还没有对舒曼的前途作出决断。父亲死后，家里经济并不充裕，母亲更多考虑的是让儿子谋取一个稳当的职业。1828 年，舒曼中学毕业了，母亲要求他学法律，因为当时的律师是能挣大钱的，至于音乐，只允许他业余学习。舒曼只得忍痛服从母亲的愿望，前往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

莱比锡是全德的文化中心。舒曼在这里就像进入了知识的海洋。他贪婪地阅读最新的文艺论著，研究各种哲学思想，还学习外语和历史，大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与此相反，他对冷冰冰的法律课程以及大学里枯燥的教授法却由衷地感到乏味。舒曼越是走向知识的深处，就越是抑制不住对艺术的爱好。他利用母亲允许他业余学音乐的诺言，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参加各种音乐活动。他还向莱比锡有名的钢琴教育家弗里德里希·维克学习钢琴。事实上，在舒曼的各门学科中，音乐

仍然占了首位。

第二年，舒曼转到海德堡大学学习。他出众的音乐才华和钢琴技巧很快在海德堡赢得声誉，甚至当地的音乐家也纷纷慕名求教。他成了这个小城市首屈一指的钢琴家。

在大学期间，舒曼在选择前途的问题上始终徘徊不定，经受着痛苦的思想斗争。每当他坐在钢琴前，抚摸心爱的琴键，胸中翻滚着无尽的乐思时，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血液随着无数音符在流动。

他不能想象会有那么一天，自己竟抛开心爱的音乐艺术，而去当一个地方小法官，终年埋在没完没了的刑事案件中，平庸地度完一生，仅仅是为了顺从母亲的旨意。

1830年，著名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来到德国，舒曼专程赶往法兰克福聆听他的演奏。帕格尼尼那炉火纯青的表演深深地感动了舒曼，舒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艺术的真正含义。他再也抑制

不住内心的渴望，决定写信恳求母亲允许他放弃法律而从事音乐；同时，还请自己的老师维克出面说服他的母亲。舒曼热爱艺术的决心终于感动了母亲，她答应了儿子的请求。从此，舒曼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程。

舒曼重新回到莱比锡学习钢琴，他干脆搬进了维克老师的家里去住，几乎每天都找维克上课。不久，又向莱比锡的指挥海恩里希·多恩学习作曲理论，同时开始写音乐评论文章。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向公众介绍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波兰音乐家肖邦，他在文章中极有远见地宣告：“先生们，脱帽吧！在你们面前是一位天才！”

他全力贯注于学习之中，渴望早日成为一个能与所有的大师相媲美的钢琴家。舒曼抱怨维克的教學速度缓慢，就偷偷地用自己发明的特殊方法练琴：他从天花板上吊下一根绳子，绑住一只手指，而让其余手指使劲触键，企图以此增强手指的灵活性。可是，这种生硬的练琴方法却损害

了他的手关节，剧烈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练琴。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疼痛消失了，但是手指原有的力量和弹性再也无法恢复了。舒曼成为钢琴家的理想一下子破灭了，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但这并没有摧毁他学习音乐的决心。他果断地把目标转向音乐创作和音乐评论，在新的领域里继续开拓自己的生活道路。

那时，莱比锡有一批青年音乐家经常聚在一家名叫“咖啡树”的饭馆里，谈论时事和发表对音乐的见解，舒曼是其中的主要一员。这些人大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当时德国的音乐现状十分不满。当时的德国处在反动的封建复辟的年代，统治德国的梅特涅政权在政治上对一切进步的力量进行残酷镇压，不允许任何民主思想发展；在文化上搞愚民政策，提倡享乐文艺。音乐界的现状也十分糟糕，歌剧院上演的大多是富丽堂皇、内容空虚的意大利歌剧；在音乐厅里，充斥着以炫耀技术为主要目的的音乐，而音乐内容、

音乐情感的表现却降到了次要地位；音乐评论界更为可悲，有些人对音乐似懂非懂，却俨然以权威自居，他们对一切富有生气的音乐创作百般指责，用陈旧的规则来否定年轻作曲家的劳动和创造。舒曼和他的朋友决心改变这种音乐风气。为了保护 and 促进新艺术的发展，他们创办了一份音乐周刊——《新音乐杂志》，由舒曼任总编。

1834年4月，第一期《新音乐杂志》问世了，这是莱比锡音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舒曼为杂志订立的方针是：“要对那些过时的、注定要灭亡的东西，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给它一个先知先觉的无情的打击。”《新音乐杂志》无情地抨击音乐界的庸俗时弊，热忱地推荐有真才实学的音乐家及其优秀作品，它有说服力地向人们指出许多古典作品的真正意义，其才华横溢的评论也启发了不少作曲家的灵感。

舒曼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想象中的“组织”，以旧约圣经中英勇善战并酷爱音乐的君主大

卫命名，称为《大卫同盟》。其中有两名核心盟员，一个叫弗罗列斯坦，另一个叫约塞比乌斯。这两个人都是舒曼臆想的人物，前者性格热情奔放，锋芒毕露；后者则文雅娴静，富于幻想，实际上这就是舒曼本人性格中的两个侧面。舒曼常常借这两个人物之名，写出许多含义深刻的文章和故事，从中阐述自己的艺术思想。在舒曼的心目中，《大卫同盟》是一个具有崇高艺术理想的组织，它应当是由艺术界精华人物组成的联盟。于是，他把自己认为进步的音乐家（尽管其中有些人已经死去）都作为假设的同盟盟员，如莫扎特、肖邦、帕格尼尼、门德尔松、莫舍列斯基，甚至诗人海涅也包括在内。在舒曼的文章中，这些人经常以《大卫同盟》成员的身份出现。

在以后的20年中，舒曼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文章中的主要论点是：音乐创作必须建立在明确的思想基础之上，必须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必

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的音乐评论文章还十分强调音乐的民族性。舒曼在评价肖邦创作时有句名言：“要是北方威震四方的君主（按：指沙皇）知道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对他多大的威胁的话，他定会禁止这些音乐的，肖邦的音乐是隐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这实在是道出了肖邦创作真正价值的点睛之笔。他的文章锋芒犀利，文风泼辣，矛头直指代表腐朽势力的各种文化时弊，充满着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舒曼还力图创造一种新文风。他的文章总是洋溢着诗意和情趣，他的文章也和他的音乐一样，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舒曼的艺术思想也鲜明地体现在音乐创作中，在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弗罗列斯坦、约塞比乌斯和其他大卫盟员的形象，使他的音乐创作与音乐评论相映成趣。

舒曼的老师维克有个女儿名叫克拉拉，是一位出色的女钢琴家。舒曼在她家学习期间，两人

经常在一起。一起谈论音乐，一起奏四手联弹，有时也去郊游，或者由舒曼讲各种有趣的故事。克拉拉非常钦佩舒曼的音乐才华和坚韧的事业心，加上克拉拉从小失去母爱，父亲除了教钢琴以外，对她很少关心，因此，克拉拉把舒曼视为最亲密的朋友。舒曼同样十分赞赏克拉拉的演奏才能，他不止一次地在《新音乐杂志》上赞扬她的钢琴艺术。而最使舒曼珍惜的是，克拉拉最能理解舒曼的艺术理想，是难得的知音。舒曼的新作大多由克拉拉最先试奏；舒曼在艺术上每一个新的观点和设想都与克拉拉共同探讨，共同的事业和理想使他们真诚地相爱了。

可是，克拉拉的父亲——舒曼的老师维克却坚决反对这门婚姻，他嫌舒曼穷，嫌他没有社会地位。事实上他压根儿不愿意让克拉拉早出嫁，因为这样会使他失去著名女钢琴家监护人这一荣誉，更不能分享由此带来的收入。于是，他把女儿带往外地，禁止她与舒曼通信。有一次，舒曼

去德累斯顿与克拉拉会了一面，维克得知后大发雷霆，甚至扬言：如果克拉拉再和舒曼交谈，就用手枪把舒曼打死。维克的专横，连当时的音乐家肖邦和门德尔松都觉得太不近人情，李斯特原来是维克的好朋友，为了抗议这件事和他断绝了关系。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维克铁石般的心肠。

爱情的折磨，使舒曼患了忧郁症，幸而在克拉拉的心中，始终只有舒曼一个人。这一时期，舒曼的许多创作都与克拉拉的形象有联系。他在1835年创作的《*f*小调奏鸣曲》(Op. 11)中，明确地表现出为克拉拉而斗争的决心。此外，在《C大调幻想曲》(Op. 17)、《克莱斯勒偶记》(Op. 16)等作品中都能找到克拉拉的影子。

1837年，他们决心不顾一切阻力，私定终身。这一下招来维克更强硬的反对，他不惜使用各种手段，还宣称不认克拉拉为女儿。两个青年人不得不求助于法律的力量。这桩诉讼案拖了很长时间，1840年，法庭终于作出了克拉拉有权安排自

己命运的判决，坚贞的爱情终于获得了胜利。舒曼也结束了一生中最动荡不安的岁月。

正像舒曼在私订鸳盟时对克拉拉说的：“愿我们以后过的是诗和花的生活，我们俩像天使那样，一起作曲，一起歌唱，给人类带来欢乐。”在这幸福的年代里，舒曼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仅1840年，他就写了138首歌曲，其中有著名的歌曲集《桃金娘》(Op. 25)、《诗人之恋》(Op. 48)、《妇人之恋》(Op. 42)、《歌曲集》(Op. 24)等，这一年被人们称为舒曼的“歌曲之年”，也如克拉拉对舒曼所说的：“人们一定会发现在我们俩之间只有一颗心，一个灵魂。他们一定分辨不出哪一些是来自于你，哪一些是出自于我。”克拉拉在一生中，把传播丈夫的音乐理想和介绍丈夫的钢琴作品作为自己最崇高的职责，她藉着出色的演奏才能，利用各种音乐会，使之传播于天下。

舒曼一生中重要的歌曲创作都是在1840年完成的。他的歌曲继承了舒柏特的传统，但在艺